

宝葫芦的秘密

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。可是我先得介绍介绍我自己：我姓王，叫王葆。我要讲的，正是我自己的一件事情，是我和宝葫芦的故事。

你们也许要问：

“什么？宝葫芦？就是传说故事里的那种宝葫芦么？”

不错，正是那种宝葫芦。

可是我要声明，我并不是什么神仙，也不是什么妖怪。我和你们一样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。你们瞧瞧，我是一个少先队员，我也和你们一样，很爱听故事。

至于宝葫芦的故事，那我从小就知道了。那是我奶奶讲给我听的。奶奶每逢要求我干什么，她就得给我讲个故事。这是我们的规矩。

“乖小葆，来，奶奶给你洗个脚，”奶奶总是一面撵（niǎn）我，一面招手。

“我不干，我怕烫。”我总是一面溜开，一面摆手。

“不烫啊。冷了好一会了。”

“那，我怕冷。”

奶奶撵上了我，说洗脚水刚好不烫也不冷。非洗不可。

这我只好让步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：

“你爱洗就让你洗。你可得讲个故事。”

就这么着，奶奶讲了个宝葫芦的故事。

“好小葆，别动！”奶奶刚给我洗了脚，忽然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来。

“让我给你剪一剪……”

什么！剪脚趾甲呀？那不行！我光着脚丫，一下地就跑。可是胳膊给奶奶拽（zhuài）住了。没有办法。

不过我得提出我的条件：

“那，非得讲故事。”

于是奶奶又讲了一个——又是宝葫芦的故事。

我就这么着，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听奶奶讲故事，一直听到我十来岁。奶奶每次每次讲的都不一样。上次讲的是张三劈面撞见了一位神仙，得了一个宝葫芦。下次讲的是李四出去远足旅行，一游游到了龙宫，得到了一个宝葫芦。王五呢，他因为是一个好孩子，肯让奶奶给他换衣服，所以得到了一个宝葫芦。至于赵六得的一个宝葫芦——那是掘地掘来的。

不管张三也好，李四也好，一得到了这个宝葫芦，可就幸福极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张三想，“我要吃水蜜桃，”立刻就有一盘水蜜桃。李四希望有一条大花狗，马上就冒出了那么一条——冲着他摇尾巴，舔（tiǎn）他的手。

后来呢？后来不用说，他们全都过上了好日子。

我听了这些故事，常常就联系到自己：

“我要是有了一个宝葫芦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要些什么？”

一直到我长大了，有时候还想起它来。我有几次对着一道算术题发楞（lèng），不知道要怎么样列式子，就由“8”字想到了宝葫芦——假如我有这么一个——

“那可就省心了。”

我和同学们比赛种向日葵，我家的那几棵长得又瘦又长，上面顶着一

个小脑袋，可怜巴巴的样儿，比谁的也比不上。我就又想到了那个宝贝：

“那，我得要一棵最好最好的向日葵，长得再棒也没有的向日葵。”

可是那只不过是幻想罢了。

可是我总还是要想到它，那一天我和科学小组的同学闹翻了，我又想到了它。

“要是我有那么一个葫芦，那……”

嗯，还是从头说起吧。

那天是星期日。我九点钟一吃了饭，就往学校奔，因为我们科学小组要做一个电磁起重机，十点钟开始。

可是那天真憋气：同学们净跟我吵嘴。例如我跟姚俊下的那盘象棋吧，那明明是我的占优势，我把姚俊的一个“车”都吃掉了。可忽然——不知道怎么一来，姚俊的“马”拐了过来，“叭！”将我一军。我的老“帅”正想要坐出来避一避锋，这才发现对面有一只“炮”，隔着一个“炮架子”蹲在那里。我问姚俊：

“你那个‘炮’怎么摆在这儿？”

“早就在这儿了。”

“什么！早就在这儿了？怎么我不知道？”

“谁叫你不知道的！”——哼，他倒说得好！

我们就吵了起来。看棋的同学还帮他不帮我，倒说我不对！我就把棋盘一推：

“不下了，不下了！”

后来我们动手做电磁起重机的时候，又有苏鸣凤跟我吵嘴来。

你们都不知道苏鸣凤吧？苏鸣凤是我们的小组长。其实他这个人并不怎么样，他打乒乓还打不过我呢。可是他老爱挑眼。他一面干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，一面还得瞧瞧这个，瞧瞧那个。

“王葆，这么绕不行：不整齐。”

一会儿又是一——

“王葆，你绕得太松了。”

同志们！你们要知道，我做的这个零件，是我们全部工程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在科学上叫做电磁铁：起重机要吸起铁东西来，就全靠它。

同志们，你们要知道，我做的这一份工作可实在不简单。

我得把二十八号的漆包线绕到一个木轴儿上面去，又要绕得紧，又要绕得齐。假如让女孩儿来做这样的工作，那就再合适不过了。而我呢，恰巧不是个女孩儿。问题就在这里。

可是苏鸣凤简直看不到这个问题。你瞧，人家做得非常费劲，闹得汗珠儿都打鼻尖上冒出来了，苏鸣凤可还一个劲儿提意见，不是这样就是那样。

我动了火：

“这么做也不行，那么做也不行——你做！”

苏鸣凤说：

“好，我来绕。你去做绞盘上的摇柄吧。”这个绞盘上的摇柄——可再重要不过了。只有等我把摇柄做好安上去之后，你才能转动绞盘，使起重臂举起来。要不然，就不能算是一个起重机。所以我也很乐意做。我很愿意对这个工程有这么重要的贡献。

“可是忽然——

苏鸣凤嚷了起来：

“不对，王葆！

你把它弄成‘之’字形了。这两处都得折成直角才成。”

等到我把它一矫正，苏鸣凤又来了：

“这成了钝角了，不行！”

“怎么又不行？”

“这么着没有用处：摇不起来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它摇不起来？”

有人插嘴：

“这实在不像个摇柄，倒像一个人——站在游泳池边刚要往下跳的姿势。”

这真有点儿像。大家笑了起来。我把东西往地下一扔：

“嗯，还兴讽刺人呢！我不干了，我退出！”

我狠狠地把地上的东西顺脚一踢，就往外跑。

苏鸣凤追了出来：

“王葆，王葆！”

“别理我！”

“王葆，别这样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

“噢，就是你的态度好！好极了，可了不得！等着《中国少年报》登你的照片吧！”

“王葆，你这么着，可不会有人同意你……”

“我不稀罕你们的同意！”——我头也不回地走，眼泪简直要冒出来了。

苏鸣凤准会追上我，劝我回去。……可是别的同学都拦住了他，“让他走，让他走！”

这么着我就更生气。

“好，你们全都不讲友谊！……拉倒！”

我回家发了一会儿闷，我想再回到学校去，瞧瞧他们做得怎么样了，可是……那怪别扭的。后来我对自己说：

“得了吧，什么电磁起重机！——不过是个玩具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

这么想来想去，就想到了宝葫芦。我当然从宝葫芦联系到电磁起重机。然后又联系到别的许许多多问题。这些问题我现在不讲了，要不然三天三夜也讲不完，并且，后来我究竟想了些什么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，因为我瞌睡上来了。

睡呀睡的，忽然听见一声叫：

“王葆，钓鱼去！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快来，快来！”

我这才记起，仿佛的确有同学们约我今天去钓鱼。你瞧，连鱼饵都准备停当了，在桌上搁着呢。我就赶紧拿起钓具，拎着一只小铁桶，追了出去。

我出城到了河边。可是没瞧见一个同学。

“他们都哪去了？干么不等我？这还算是朋友么！”

后来我又对自己说：

“这么着倒也好。要是和同学们一块儿钓，要是他们都钓着了许多鱼，我又是一条也没钓上，那可没意思呢。还不如我一个人在这儿的好——正可以练习练习。”

可是这一次成绩还是不好。我一个人坐在河边一棵柳树下。我旁边只有那只小铁桶陪着我，桶里有一只螺蛳——孤零零地躺在那里，斜着个身子，把脑袋伸出壳来张望着，好像希望找上一个伴儿似的。

我不知道这么坐了多久。总而言之，要叫我拎着个空桶回城去，那我可不愿意，顶起码顶起码也得让我钓上一条才好。我老是豁（huō）着钓竿。我越钓越来火。

“我就跟你耗上了，——！”

太阳快要落下去了。河面上闪着金光。时不时泼刺的一声，就皱起一圈圈的水纹，越漾越大，越漾越大，把我的钓丝荡得一上一下地晃动。这一来鱼儿一定全都给吓跑了。

我嚷起来：

“是谁跟我捣乱！”

有一个声音回答——好像是青蛙叫，又好像是说话：

“格咕噜，格咕噜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又叫了几声“咕噜，咕噜”，——可是再听听，又似乎是说话，好像说：

“是我，是我。”

“谁呀，你是？”

回答我的仍旧是“格咕噜，格咕噜”叫了一遍又一遍，渐渐的可就听得出字音来了：

“宝葫芦……宝葫芦……”

越听越真。越听越真。

“什么！”我把钓竿一扔，跳了起来。“宝葫芦？……别是我听错了吧？”那个声音回答——还是像青蛙叫，又听得出是一句话：

“没错，没错，你并没听错。”

“怎么，你就是故事里面的那个宝葫芦么？”

“就是，就是。”——字音越来越清楚了。

我还是不太放心：

“喂，喂，劳驾！你的的确确就是那个宝葫芦——就是那个那个——bǎo, hǔ, lú, hǔ, lú——听准了没有？——就是那个宝葫芦么？”

“我的的确确是那个宝葫芦。”回答得再明白也没有。

我摸了摸脑袋。我跳一跳。我捏捏自己的鼻子。我在我自己腮巴上使劲拧了一把：嗯，疼呢！

“这么看来，我不是做梦了。”

“不是梦，不是梦，”那个声音又来了，好像是我自己的回声似的。

我四面瞧瞧：

“你在哪儿呢，可是？”

“这儿呢，这儿呢。”

“啊？什么‘这儿’？是哪儿呀，到底？”

“在水里。”

哈，我知道了——

“宝葫芦，你还是住在龙宫里么？”

“唉，现在还兴什么龙宫！”——那声音真的是从河心的水面上发出来的，字音也咬得很准确，不过总不大像是普通人的嗓音就是了。“从前倒兴过，从前我爷爷就在龙宫里待过……”

我忍不住要打断它的话：

“怎么，你还有爷爷？”

“谁没有爷爷？没有爷爷哪来的爸爸？没有爸爸哪来的我？”

不错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！——

“那么，我奶奶说的那个张三——嗯，是李四……那个李四得到的宝葫芦，大概就是你爷爷了？”

它又“咕噜”一声，又像是咳嗽，又像是冷笑：

“什么张三李四！我不认识。他们都是平常人吧？”

我告诉它：

“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。说是有一天，李四跑出去“少陪。我对它可没有兴趣。”

这时候河里隐隐地就有个东西漂流着，好像被风吹走似的，水面上漾起了一层层锥（zhuī）形的皱纹。

“怎么你就走了，宝葫芦？”

“我可没工夫陪你开故事晚会，”那个声音一面说，一面渐渐小下去了，还仿佛叹了一口气，“其实我是专心专意想来找你，要为你服务。可是你并不需要我……”

四

唉呀你们瞧！原来它是专心专意找我来的！我又高兴，又着急。我非叫住它不可！

“回来回来，宝葫芦！”

我睁大了眼睛瞧着河里。我等着。

“回来呀！”

河里这才又泼刺一声，好像鱼跳似的。我怎么样盯着看，也看不清水里的是什么东西，因为河面上已经起了一层紫灰色的雾。

可是那个声音——你听，你听！——它回来了

“你还有什么指教？”

“你刚才怎么说？我不需要你？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你既然需要我，你干么还净说废话，不赶快把我钓起来呢？”

“就来钓就来钓！”我连忙捡起钓竿，仔细瞧着水面上。”你衔上了钓钩没有？衔上了没有？”

“咕噜。”

水而上的钓丝抽动了一下，浮子慢慢地往下沉。我赶紧把钓竿一举，就钓上了一个东西——像有弹性似地蹦到了岸上，还“格咕噜！”一声。

真的是一个葫芦！——湿答答的。满身绿里透黄，像香蕉苹果那样的颜色。并不很大，兜儿里也装得下。要是放在书包里，那外面简直看不出来。

我把它拿到手里。很轻。稍为一晃动，里面就有核儿什么的“咕噜咕噜”地响——仔细一听，原来是说话：

“谢谢，谢谢！”

我在心里自问自：

“怎么，这就是那号鼎鼎大名的宝葫芦么？这就是使人幸福的那号宝葫芦么？那号神奇的宝葫芦就是这么一副样儿么？”

这个葫芦又像青蛙叫，又像是核儿摇晃着响似的，它答话了（原来我心里想的什么，它竟完全知道！）：

“这你可不用怀疑。你别瞧表面——我跟别的葫芦一个样子，可是里面装的玩意儿，各个葫芦就都不一样。我的确是一个可以使你幸福的葫芦，保你没错儿。我这回好不容易才找上了你。你该做我的主人。我愿意听你的使唤，如你的意。”

听听它的话！可说得多么亲切！不过我还得问个明白：

“你为什么谁也不去找，偏偏要找上我呢？你为什么单要让我做你的主人呢？”

“因为你和别人不同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少年……”

我连忙问：

“什么？我怎么好法？我哪方面好？你倒说说。”

它说，我在各方面都好。我听得真：它的确是这么说来的。可是我总希望它说得更具体些。可是它——

“那怎么说得出！”

“那怎么说不出？”

“你太好，太好，好得说不出。”它这样咕噜了一声，好像是赞美什么似的。又很诚恳他说：“请你相信我：我是挺了解你的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呢，你也挺爱我。”

“对，对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正想要有我这么一号角色来替你服务。我这就来了。”

“那么——那么——”我又惊异，又兴奋，简直有点儿透不过气来，“那我就能——就能——要什么有什么了？”

“当然。我尽我的力量保证。”

哈呀，你们瞧！

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捧着这个自称宝葫芦的葫芦，两只手直哆嗦。……这当然是一个宝贝，没有疑问。嗯，我要试试看。可是我一时想不出一个题目。

“我该向它要什么呢？”我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就把视线落到了那只小铁桶上。“我要——我要——鱼！”

于是我定睛瞧着桶里面，一动也不动，瞧得连眼珠儿都发了酸。

桶里可仍旧是那半桶水，纹风不动。桶底里还是躺着那一只螺蛳，毫无变化。

一分钟过去了。还是老样子。

三分钟过去了。四分五分钟过去了。什么动静也没有。

“要鱼！”我又叫。“给我鱼！听见了没有？鱼！”

忽然我听见簌簌（sù）的响声。……我吃了一惊。抬头一望，原是微风把柳枝儿吹得摇摆了一阵。再瞧瞧桶里，仍旧是那静静的半桶水。

我想，别是光线不好，没有看明白吧？

我蹲下来仔细观察观察：桶里还是只有那一只老螺蛳，懒洋洋地掀出了半个脑袋。

“哼，欺骗我！什么宝葫芦！”

我把那个葫芦一扔，还狠狠地踢了它一脚。它咕噜噜直滚了一丈多远。

我拿起钓竿，拎起桶来，气鼓鼓地走回家去。

五

那个葫芦一面滚着，一面咕噜咕噜地叨唠着。它好像在那里埋怨，又好像在那里叹气。

我可不理。我走我的。

可是那个葫芦叫了起来：

“王葆！王葆！”

你听听！它知道我的名字呢！

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：最乐意有人知道我的名字。所以我曾经立过这么一个志愿，将来要当一个作家——不过还没有十分确定。

那么，你想，我能不理睬这个宝葫芦么？我心说：

“它既然能知道我是谁，既然能了解我，那么，它总不会是骗人的假货色了。”

所以我打了回头。心里实在忍不住高兴，不过不给露出来。

“怎么样了？”

那个宝葫芦又像叹气，又像咳嗽似地咕噜了一声：

“唉，瞧你多性急！”

“哼，还说我性急呢。只怪你自己——你不灵！”

那个葫芦着急地摇晃着，叽里咕噜分辩着：

“不价，不价！你听我说。假如你真的肯做我的主人，让我做你的奴仆，那我一定听你的使唤：你要什么有什么，可是现在——你和我的关系还没有确定呢。”

“要怎么样才算确定？”

“有一个条件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宝葫芦就说：

“你得到了我，你得绝对保守秘密。”

“噢，这个呀？”我放心了。“我还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呢。你不早说！要保密，不是么？这正是我们高兴做的事。我老实跟你说吧，我们小队每逢排演一个什么节目，我们总是谁也不让知道。就连我奶奶那么刨根儿问底，也打我这儿问不出什么来。我们一做军事游戏，那——嗯，可更得保密。你要知道，那是我们的纪律。不论你是我怎么好的好朋友——只要你不是和我一队的，我就决不对你漏出一个字。那一次我当侦察兵，可好玩儿呢，我接受了班长的命令，我悄悄地……”

可是宝葫芦打断了我的话：

“不行。关于我的事，就连你那个什么队的人，也不能让他们知道。”

“那也行，”我想了想，就也同意了。“那么，我光只让好朋友知道就是了。”

“不行。你们的什么好朋友也不能知道。”

“什么，就那么机密了？”

宝葫芦答应了一声：

“唔。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是我的主人，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知道我的秘密。”

接着它还告诉我：假如我泄露了一点点，假如世界上有第二个人知道我

有了一个宝葫芦，这个宝葫芦就完了蛋，就再也变不出什么东西来了。

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！

同志们！请你们替我考虑一下吧。我该不该答应它的条件呢？假如你们处在我王葆这时候这样的境地，你们怎么办呢？

我呢，我可没有工夫好好考虑这个问题，因为宝葫芦一个劲儿直催我：

“请你告诉我：这一点你办得到办不到？要是办得到，我就是你的。办不到——我就走。”

它摇了两摇，似乎想要滚下河去。

“呃，别忙！”我喊住了它。“谁说我办不到？”

我办得到。我可以保守这个宝葫芦的秘密。我也不去诉好朋友，也不告诉班主任和辅导员，也不告诉家长。别的事我可以向同志们讲，只有一件事——就只有这么一件事——是我王葆和宝葫芦共同的秘密。

“对了，对了！”那个宝葫芦接上碴儿来。“这个想法才对路。”

哈，它完全知道我的思想！这真是我的好宝贝！

这么着，我们就谈判好了。这个宝葫芦就是我的了。

这么着，从此以后王葆就跟以前的王葆不一样了，无论什么事就都能办到了。

“那我——什么工作都不成问题。我能为大家服务，我能。”

你想，那还了得起！

我要一具电磁起重机——马上就会出现。我要一个飞机模型——那容易！哪，这儿！我要一篇文章去投稿，难道会没有么？有，有，现成！

谁要是乐意跟我比赛——请他出题目就是。栽树也好，钓鱼也好……

可是我忽然听见泼刺一声。是我那个小铁桶里发出来的。我赶紧跑去一看——一桶鱼！

“啊哈，真的来了！”

桶里的半桶水也涨到了大半桶。各色各样的鱼在那里游着，有的我认得，有的我认不得。有几条小鲫鱼活泼极了，穿梭似地往这里一钻，往那里一钻。鲤鱼可一本正经，好像在那里散步，对谁也不大理会。

最叫我高兴的是，还有一批很名贵的金鱼。有两条身上铺满了一点点白的，好像镶上了珍珠。还有两条——眼睛上长两个大红绣球，一面游一面漂动，我再仔细一瞧，才发现还有几条全鱼黑里透着金光，尾巴特别大，一举一动都像舞蹈似的，很有节奏。

那个葫芦——那真是个道地的宝葫芦！——也舞蹈似地晃动了两下：

“这么着行不行，王葆？”

“那还不行？好极了？”

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忽然“格咕噜”一声，宝葫芦跳到了我手上，还像不倒翁那么摇了几摇，似乎是对我点头：“我从此以后就属于你了。”

我立誓要为你谋利益，处处替你打算。请你相信我，我什么事都能合你的意。我是你的忠仆，你可以靠我得到你的幸福。你是我的主人，我可以靠你发挥我的作用。咱俩是分不开的，不是么？”

听听它说的！

唉，我真感动，眼泪都要冒出来了。我亲亲热热地抓住这个宝葫芦，想要把它装到兜儿里去，可是忽然咕噜一滑，不见了。

我大吃一惊：

“又哪儿去了？”

正在这当儿，我兜儿里发出了青蛙叫声：

“格咕噜，格咕噜。在这儿，在这儿。”

“怎么回事呀，我的宝贝？”我这才透过一口气来。

“我呀，不用你吩咐，就自动装进来了。”

哈，这可好了，这可好了！我在地下打了一个滚。我多快活呀！又打了一个滚。我真恨不得跑去告诉奶奶，告诉妈妈和爸爸，说我得到了幸福，什么事都有了办法。我也真恨不得跑去告诉我的同学们，告诉我们辅导员和班主任，说我将来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，准有成就，不是当英雄就是当模范。这可一点也不是夸大，也不是吹牛：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。……

可是我不能对任何人泄露一个字。我得保密。可是我又有满肚子的高兴，关也关不住地要迸出来。

我没有办法。我只好嘴里大声唱着——说也不好意思，我简直成了一个小娃娃了，不过好在没人瞧见——又打了两个滚。

可还是感觉到不够劲。我于是把腰弯着，把头顶着地，叭哒翻了一个筋斗。

六

天渐渐黑了下来。上弦月早露脸了，独自个儿待在天上，一个伴儿也没有。仔细瞧瞧，远远的稀稀朗朗有一两颗星星。你一数，可又添出了几颗。

可是在地下，就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也没有同志，也没有朋友——只是兜儿里有那么一个宝葫芦。

我得赶快回去。我还想去找找我的朋友，去找找几位同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时候我实在希望能见到熟人——哪怕跟我吵过嘴的同学也行——我得跟他说话儿，跟他打打闹闹，好让他知道我心里多么快活。

我一骨碌爬起来，拎起桶来要走。可是我的手软软的。我一瞧桶里的鱼——真奇怪，就忽然想起食品店里的熏鱼来了。一会儿又想到了卤蛋，还附带想起了葱油饼和核桃糖。这些个东西我向来就挺喜欢。……

思路刚刚一展开，地下就忽然冒出了一个纸包——油汪汪的。打开一看：熏鱼！……一转眼又发现两三个纸包，就恰恰都是我挺喜欢的那几样东西。

我愣了一愣。老实说，我对这样的幸福生活还不十分习惯呢。

宝葫芦可在我兜儿里响了起来，

“甬客气，甬客气。”

我放下了桶，用发抖的手把卤蛋送到嘴边。我这才发现：原来我早就饿了。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吃东西的样子也就不很文雅，不大注意礼貌了。

并且，我这个人的思想是挺活泼的，很容易联系来，联系去。所以我手心上陡地又涌出了一堆花生仁。一霎眼工夫，忽然又有两个苹果滚到了我的脚边。我刚要捡起苹果来，地里猛地又竖起两串冰糖葫芦，像两根霸王鞭插在那里似的，迎风晃了两晃。

我赶紧叫住自己：

“得了得了！快别再联系了！再联系——可就得造成浪费了！”

宝葫芦接嘴：

“不在乎，不在乎。有的是，有的是。”

我吃了一个饱。我瞧瞧桶里的鱼——正在那里活蹦乱跳，越看越爱。我忍不住又要想起宝葫芦的问题。

“这宝葫芦的确有本领。要鱼就有鱼。要吃的就有吃的。可是这只不过是些小玩意儿。难道我老是只要这么些玩的吃的么？”

停了一会，我又想：

“我得要一点儿大东西，要一点儿贵重的有意义的东西。行不行？”

我又停了一会，静静地听了听。可是什么声音也没有。只有我自己打了一个嗝（gē）儿。我忍不住叫：

“宝葫芦！”

“咕噜。”

“我还当你睡着了呢，”我有点不满意他说。“喂，宝葫芦，你猜我这会儿心里想些什么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那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你要什么，你吩咐就是。不用问我行不行。”

“那——那——”我跳了起来，兴奋得胸腔里都痒痒的。“那我就吩咐，我要……”

这时候四面都静极了，好像在那里等我发布命令似的。我想了一想——

“我要一座房子！……呃，慢着！”我马上又改口，“让我再考虑一下。”

房子放在哪里呢？难道可以放在这儿何边上么？

放在……我又想了一想，忽然就想起我们学校后面有一块空地——听说暑假里要盖新校舍呢。

“不错，要在我们学校后面变出一座楼房！三层楼。有亮堂堂的教室。窗子外面是球场：你就是坐在里面上课，也可以一晃眼就瞧见别人在那里赛球。”

我一考虑好了，撒腿就跑。我要到学校里去瞧瞧这幢新校舍，看盖得合式不合式。

天已经黑了，已经完全是晚上了。可是不碍事：有月亮。我总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来。我这就飞跑过一条条的街道，直奔学校的大门。刚刚跨进大门，忽然有一个人和我撞了个满怀，我差点儿没仰天一跤。

“谁？”我嚷。

“谁？”他也嚷。

“哦，杨叔叔！”——我好不容易站稳了，才认出他是传达室的杨叔叔。

“哦，王葆！你忙什么？又是落下什么东西了吧？”

“落下东西？我就那么粗心大意呀？……呃，杨叔叔，”我一把拽住杨叔叔的胳膊，“咱们快去瞧瞧，赶快！”

“我还有事呢。我没工夫跟你闹着玩儿。”

“不是闹着玩儿。这可是个奇迹。”

“什么？”杨叔叔被我拉得踉踉（liàng）跄跄（qiàng）地走。

“杨叔叔我问您：您听见后面有什么响声没有？”

杨叔叔睁大了眼睛瞧着我，他摸不着头脑。

我问：

“您有没有觉着震动一下？——比方说，好像地震似的那么一下。或者说，好像打地里钻出一座山来似的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？你是编童话还是说真事儿？”

“您什么也没觉出来么，刚才？”

“别跟我要滑头，王葆，我没工夫……”

我拼命拽着杨叔叔往后面走，一面告诉他：

“杨叔叔，这可是一件大事，也是一件喜事。我捐献给学校一件好东西……”

“是什么模型吧？”

“什么模型！那怎么能比！”我嚷起来。“模型不过是个模型，总不是真的建筑物。可是我这会儿这个礼物——可好呢，您要是……”

忽然我说不下去了。舌头好像打了个疙瘩似的。我诧异的了不得。我站在通球场的门口，停了步子。手也从杨叔叔胳膊上松了下来，拿来摸了摸我自己的脑顶：

“怎么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这就是我们学校后面那片空地——仍旧空荡荡的。四面有隐隐约约的亮光，仿佛是一抹橙黄色的雾。半个月亮斜挂在一棵槐树尖儿上，好像一瓣桔子。这空地上就染上一层淡淡的雪青色，看来以为是降了霜。

我简直闹糊涂了。我使劲抓一下杨叔叔的手：

“我是不是做梦？……杨叔叔，杨叔叔！”

“什么毛病，你？”

“您瞧见没有？您瞧这儿——有没有什么变化？”

“哟，你别吓唬我，王葆！什么变化？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”

我可不服气——

“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会没有呢？”

我往球场那里跑，往后面空地里跑。说不定那幢新校舍躲在什么角落儿里呢。我绕过那几棵大槐树，穿过那个小花园，到处找——那座三层楼建筑可连个影子也没有！

杨叔叔还在门口等着我：

“你落下了什么了？”

“您不知道，您不知道！”我一转身就直往外跑。

杨叔叔一面追一面问：

“到底是什么不见了？告诉我，我给你找。”

杨叔叔给我找？那可怎么找得着！

“甬了，甬了！”我一面跑一面回答。

我一口气跑出学校的大门。我心里又生气，又失望，又害臊，哼，别人还以为我爱吹牛呢。我恨不得把这个什么宝葫芦马上扔掉。

“格咕噜，咕噜，”它在兜儿里响了起来。

“哼，这家伙！刚才你一声也不吭。现在事情过去了，你倒又开起口来了。”

我上了大路。很快地走着，生着气。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我不想回家。该拐弯也不拐，直往北。也不想上哪个同学家里去。

宝葫芦又不安地“咕噜”了一阵。接着就像漏了气似的，咝的一声。

我还是不停步：

“你叹气呀？叹气也白搭。反正你失了信。”

“不是失信，不是失信。”

我小声儿说（生怕路上有人听见）：

“不是失信，那就是你没有本领。叫你变出房子来，你可就办不到了，是不是？你说！你到底能行不能行？你说：”

“我能行。只是得多使点儿劲，多费点儿气力就是了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可是这会儿问题并不这么简单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你要盖房子，你首先就得有一块土地，”宝葫芦慢条斯理地讲它的道理，“土地，我可没法儿给你变出来。这片地是公家的，那片地是合作社的，又有几块地还是私人的一总不能在這些地上又给你冒出一块土地来。”

“怎么没有土地！我们学校后面那一片是什么？”

“唉，那是学校的地呀。你干么偏偏要选在那合儿住家？学校依你么？”

瞧这宝葫芦！真可笑！

“你这糊涂蛋！原来你一点也没体会到我的意思！嗯，我干么要在学校后面住家？谁那么打算来着？告诉你吧：我是要给我们学校添新校舍，明白了没有？校舍——可不是住家用的，明白了没有？”

“不明白，不明白，”它咕噜着。“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”

我用鼻孔笑了一声：

“哼，什么好处？好处可大得很呢。我们学校不用花一个钱，就能有这样的一座大楼，那还不好？”

“我是问，这对于你自己有什么好处。我不是问你们学校。”

“什么问不问我们学校！学校是我们的学校，该让它更好……”

宝葫芦不等我说完，就没命地唉声叹气起来。

“唉，完了，完了！”它发出阴沉沉的声音。“你分明是要害我，要把我断送掉。你一点儿也不爱惜我！”

我急得跳起来：

“什么！我要害你？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不了，你不承认错误，倒来诬赖我？怎么着，给学校添了新校舍就是害了你？”

宝葫芦在我袋里摇晃了一下，“咕”的一声，好像咳清一下嗓子似的。

大概它准备要做长篇大论了。它说：

“你不想想，要是你们学校里忽然来了这么一座大楼，大家一发现，会要怎么着？大伙儿不都得来问你？你怎么回答？那不是就泄了密？一泄了密，那我不是就完了蛋？”

“嗯，我会泄密么？别人能知道这是我干的么？”

可是宝葫芦不大相信我：

“怎么，你干了这么大的好事儿，有了这么大的贡献，你还能半声儿也不吭，一个劲儿傻保密？瞧瞧刚才！——事情还没有影子呢，你可早就跟你杨叔叔宣传开了。你才巴不得让大家都知道你的功劳，把你的大名登在报上呢。”

我一时答不出话来。

宝葫芦又往下说：

“我并不怪你想要登报出名。可是你要是在这么一件事儿上弄出了名，那就不妙。这号事情可太令人奇怪，太不合理了，只有童话里才兴有。别人准得往童话里去找线索，打听个水落石出，那你我怎么办？”

我不言语。它又继续发挥：

“并且，这号事情就是写出来上了报，表扬了你，又有什么教育意义呢？难道这能起什么示范作用么？难道叫青年们和少年们都来向你学习么？叫他们向你学习什么呢？难道……”

“得了得了！”我不耐烦起来，脸上直发烫。“有那么多说的！”